春秋戰國異辭

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周

史周本紀節文 周自武王受命克殷 徐廣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使召公營洛邑居九鼎焉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

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于江上立太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命伯䍌音冏申誡大僕國政作䍌命復寧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詳國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乃作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

王囏立一作堅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不聽暴虐侈傲諸侯不朝民謗者殺之召公諫不聽民乃相與襲王王出奔于彘立太子靖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共立太子靖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

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湼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年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宜臼母家也）與繒夷犬戎攻幽王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
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史周本紀
述異記　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湯
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初周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誓
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通鑑
前編
初鄭桓公為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

難王命其子掘突纘乃父之職復為司徒通鑑前編

平王十九年王懐申侯全已之功又慼鄭伯迎立之功為遺畿内之民戍申及許鄭邑非許國也以防戎通鑑前編

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作揚之水以刺之　行役無期大夫思其危難作君子于役以諷焉詩序

子夏詩傳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申公詩說　揚之水荆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
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君子于
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申侯立平王于申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自申遷洛命秦伯師
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鎬秦伯之師過故宗廟
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作黍離之
詩說詩
詩傳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

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詩序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而作黍離之詩 通鑑載于平王二十四年

周既東遷尹伯封思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作都人士 詩說詩序以為周人刺衣服無常之詩

平王時周道衰棄其九族故王族作葛藟以刺之 詩序詩說亦云王族流散而作 詩傳同

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史周本紀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子夏詩傳入王風詩說畧同詩序入鄭風學校廢也）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史周本紀）

桓王

三年鄭莊公朝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史周本紀）

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史周本紀）

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彼南山詩傳家父刺幽王之詩　詩序以爲

詩說　桓王之時任用匪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詩以諫王焉

桓王伐鄭將師不堪勞苦作嶄嶄之石詩說入王風　詩傳云周人從征之婦之詩入王風　詩序以爲下國刺幽王之詩

桓王之世伐滕薛盾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作何草不黄詩說入王風　詩傳亦云桓王之詩　詩序以爲下國刺幽王之詩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史周本紀

莊王

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史周本紀

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魯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何彼穠矣詩說入王風詩傳亦入王風詩序美王姬之執婦道也入召南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丘中有麻詩序

詩傳　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史周本紀

釐王

僖王棄賢大夫諷之賦唐棣詩傳入王風詩說亦同詩說按今經文無此詩而詩說云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則此詩實三章矣蓋此章三章即東門之墠兩章而首章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正與東門辭義相似本以唐棣名篇後為夫子逸去故以東門名篇今詩傳詩說皆缺東門可知矣

曲沃武公以寶器賂王王以武公為晉侯通鑑前編

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史周本紀

惠王

惠王元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虢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陳媯也即惠后 通鑑前編

紀年 晉獻公元年即惠王元年 王如成周周有白兔舞于市 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惠王二年王出奔溫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

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奔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頹爲王樂及徧舞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頹復入惠王（史周本紀約左氏文）十年賜齊桓公爲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史周本紀）

襄王

初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孝經援神契云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有寵于惠王襄王畏之（史周本紀）

新語　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

親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於晉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平之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史周本紀自平戎以下見左傳僖十二年

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事見左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滑世服于鄭後自總于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不可（詳國語）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諫曰吾數諫不從

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
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
王于氾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
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
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
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
陽史周本紀

新書卷二 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祈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史周本紀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

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以上史周本紀）

定王

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史周本紀約左氏文）

五年秋河徙砱礫（音零歷地名）自禹導河至是年已歷十七

甲子以後漸失禹之故跡矣（通鑑前編）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

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以上史周本紀

靈王

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籩帛與幼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幾遭水旱楚亢倉子名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亢倉子

政道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内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態毀方破道之材至

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内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昔者黄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管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寛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

祭公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

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耶亢倉子曰審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

于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有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毁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亢倉子賢道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

擎香露于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于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拾遺記

拾遺記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

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于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

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捩目能轉動萇弘言于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皃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抉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又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黒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隷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乃更除其繁紊存

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汙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三年太子果死風俗通卷之二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叔譽叔向也太子晉靈王太子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五稱說五事也迄不遂遂終也歸告公

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聲就復與周之二邑為晉所取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若能懞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于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慴盡忘吾度師曠曰缺三字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有成德而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

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尺喻近）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言其仁合天道）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

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冑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磬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闕二字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

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熈熈非舜而誰能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

為夫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麃麃和擾也不疑和之心也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辨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皡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天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汙汝色赤白汝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師曠歸未三年告死者

至周書太子晉

列仙傳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巔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遂立祠于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世語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

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

吼遂不敢進俄而徑飛上天

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史周本紀

靈王生而有髭而神其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周山上

民祀之不絕皇覽

景王

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作君子陽陽詩說詩傳同

詩序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

身遠害而已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汰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

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明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在景王二十三年或云敬王二年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藝文類聚引莊子今無此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于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争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拾遺記周靈王

孔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

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叢子上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叁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

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
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
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
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
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
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
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

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近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家語又說苑敬愼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

于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家語

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饉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苕之華詩說入王風　詩傳云王室亂人不聊生賦苕之華入王風　詩序以為幽王時大夫閔周室之将云已適逢之詩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五年景王愛子朝王之長子庶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是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猛之母弟　史周本紀

皇覽　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冢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周

敬王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左傳云子朝奔楚皇覽云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

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以上史周本紀

敬王二十八年殺其大夫萇弘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弘事劉氏故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弘通鑑前編

弘蜀資中人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韓子內儲下

呂覽必已篇萇弘矢心王室而王不能用且殺弘以悅
趙鞅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以殺之不當其罪也

說苑權謀叔向之欲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
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
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詩傳詩說同詩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

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列仙傳曰關令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列異傳云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老子傳

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

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之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于秦（敬王元年也）過函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拾遺錄　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叟五人手杖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神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

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生于李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懐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耼之號老子鶴髮龍顏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養

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本行經云太上老君託胎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　又老子内傳云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濕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又神仙傳　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
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見老子老子知
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下以長生之術授之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
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仰目)而盱盱(張目)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莊子寓言）

地志（鞏昌府）尹喜秦州人函谷關令見紫氣東來謂有真人過果遇老子授以道德經後仙去與老子會于蜀賜號文始先生

關令內傳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

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
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
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
素善于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察雖見神無以
匿其真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
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
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齋
戒其日果見老子乘青牛車來度

又周元極極當作王元極一作無極元年歲在癸丑癸當作乙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先敕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令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老子授喜道德五千言

又 老子與尹喜登崑崙山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又　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
玉文之棗其實如瓶
又　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
顧歡夷夏論　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
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妙淨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墜地即行七步于是
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經見宋書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

立

元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一作貞王

定王

定王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以上史周本紀

考王

考王元年封弟揭于河南（王城也）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通鑑前編）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史周本紀）

威烈王

周威王時有匡裕者（字子希裕一作俗）生而神靈廬于廬山世稱廬君故山亦曰匡廬（周景式廬山記）

地志　江西南康府府城西北匡廬山周時匡裕七

人結廬隱此故名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周五百餘里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尸子

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烈王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獻公十一年見）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于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合十七歲（秦紀作七十七）而霸王者出焉（武王昭王皆霸至始皇而王天下）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以上俱史周本紀）

顯王

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復封其少子名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韓子內儲下　周太子公子朝其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括地志　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武公為秦所滅　正義引據此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即趙世家所謂分周為兩者周本紀

無此事是史疎也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史周本紀

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顔率此事詳國策然以顯王為周君謂東周惠公也率曰請救于齊遂説齊王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

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鼎然不可懷挾提挈不識何塗之從王曰塗于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于章華臺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春秋後語

初晉太史屠黍黍一作餘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子也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

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也倚近也無休息晝夜宣淫也淫昏康

樂歌謳好悲樂極則縱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義蒔一作錡疇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驎趙駢驎一作理駢一作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也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建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下棺置地中謂

之殚人 呂覽先識 說苑權謀

周威公問于寗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容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

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于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說苑尊賢 漢書儒家甯越一篇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

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一作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一作十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說苑又吕覽建本）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縣簿小户也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柴立木偶無心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

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于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豚楯畫盾也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言被刑戮而置于此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莊子達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

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拾遺記

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之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

秦齋戒而往　鬼谷子

鬼谷先生隱居韜志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樞桐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葢所居然也　袁淑真隱傳

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于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下霑襟論衡

地志河南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顏如童居青溪之鬼谷戰國時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雲惜哉

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受氏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

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遊客雖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得於天下者無若文君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呂覽報更

録異記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

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辨譎相高爭名貪禄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邉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

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者然也令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昧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異時君刺以河邉喻以

深山雖素空闇誠衡斯言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
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
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說苑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
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
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
持之明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
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此之謂善說

鬼谷子　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儀不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今本無

典畧　邯鄲之北有蘇大俠者蘇秦往說之大俠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亟諫曰君俠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俠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漢書 從横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
儀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後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系而行末出龍齒嚙斷其系故泗上為之謠云稱樂大旱絶鼎系（水經注史紀周末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 紀年 魏惠成王十一年即顯王

九年東周惠公傑夢後元八年即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於淵

愼靚王

愼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以上史周本紀

赧王

周赧王四年濟東有二石高三尺有餘相從而行入海數百步樂資春秋後傳

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臺後因名逃責臺青同債北堂書鈔失政註

前漢書諸侯王年表第二二周有逃責之臺

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雒陽南宮謻臺是也

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為韓出兵而楚疑周為秦因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

也故謂周秦也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睦于周故當時諸侯咸謂周秦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于秦周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絕于秦必入于郢矣史周本紀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

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史周本紀）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史周本紀）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

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赧謂成君史周本紀

徐廣曰戰國策云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求救按徐廣註引戰國策一段今本所無且下文亦有脫文也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

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獘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史周本紀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
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
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
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
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
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
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史周本紀

楚欲圖周周王赧使西周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三國楚齊韓也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眾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于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比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于西周以塞鄒魯之
心交絶于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
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
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
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
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
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于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輟不行史楚世家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請立為太子左成曰司馬翦左成皆楚臣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請周

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
為太子史周本紀此較國策更明
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
周馬犯見秦破華陽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也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
犯必死矣周以國破猶身之病犯請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
而圖犯圖收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
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言梁非戍周實欲取
周寶鼎王試出兵于境以觀梁王之變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馬犯又歸說梁王

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史周本紀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合天下

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史周本紀

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仝上

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縱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昭王之五十一年）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西周公盍武公之太子文公也國策有周文君不知滅時定當何主）周王赧亦卒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周本紀）

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

周君奉其祭祀法言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執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貎曰羊狼一也

吳澄二周辨曰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于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西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别封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

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班之兄則仍
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
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
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
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
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
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
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

前建都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後二公封

邑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

雜録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謂忠我哉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韓子內儲上 玉簪一作曲杖

衛侯朝于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

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新書卷之二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之者也呂覽務大淮南子道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

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子說林

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戰懼也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呂覽審應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韓子說林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髹赤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韓子外儲左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而未死也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

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刺者閼伶悝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厚罪之者罪所使刺伶悝者也　呂覽貴卒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